

中外名人傳

(四十四)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一四六頁）

陸志鴻（一八九七—一九七三）

近代礦冶專家

中央大學教授

台大教授

台大校長

陸志鴻為近代礦冶專家，曾任中央大學教授、台大教授、台大校長等職。

陸志鴻，字筱海，浙江嘉興人，生於書香世家，其祖父陸承鏡為清代的太學生，一代宿儒，在嘉興極負人望。父親陸祖毅是清光緒時代的拔貢，工古文辭，曾任嘉興縣及浙江省圖書館館長。

生於清末民初的陸志鴻，目睹國步維艱，立志學習實用之學，報國濟民。於一九一四年赴日留學，入日本第一高等學校

學習，畢業時成績特優，獲免試升入東京帝國大學礦冶科，修習探礦技術，此一學問符合他的素志，勤奮鑽研，十分用功。四年後，以第一名自帝大畢業。在學期間，以日文撰「浮遊選礦」一文，傳誦一時，流佈亦廣，為日本大商社三井公司所賞識，聘為探礦技師，在三池煤礦任職一年餘，印証所學，獲益匪淺。

一九二四年，陸志鴻回國，任教南京工業專門學校。一九二七年國立中央大學設立工學院，南京工業專校併入中大，陸志鴻改任土木工程教授，講授工程材料、力學及金相學等課程。當時，國內基礎科學尚屬萌芽，學術界對此新興學問毫無基礎，陸志鴻乃籌設材料學及金相學實驗室，添購設備，網羅人才，經過十年經營始初具規模。不料，一九三七年抗戰軍興，南

京遭逢烽火，陸志鴻不避艱難，親率員工把南京實驗室的儀器圖書悉數運往大後方。不久，中央大學在重慶復校，陸志鴻在中大臨時校舍後方，闢建一座地下實驗室，設備完善，運作狀況極佳。除供沙磁區各大專學校師生實驗外，更供軍方作軍品檢查，也為民間作工業材料實驗，為軍工民用提供了許多服務。陸志鴻授課之餘，經常親自下場指導，大小事務均親自處理，務求確實。即使遇到空襲，也照常工作，未曾片刻停頓。作為礦冶材料專家，他也常被邀到外地考察礦場，曾往大渡口指導灰沙水泥製造，赴自流井實驗由鹽滷中提煉純鎂，支援軍用。這些工作他都全力以赴，不計報酬，旨在報效國家。

一九四五年秋，抗戰勝利，台灣光復，陸志鴻被教育部派遣協助羅宗洛接收台

灣大學，翌年春，復往重慶，將他主持多年之材料試驗室遷回南京原校。旋奉政府任命為國立臺灣大學校長。當時學制新改

，教師缺乏，圖書散失，房舍殘破，百廢待舉而經費支絀，陸志鴻補苴罅漏，備極勞瘁，而仍兼授工程材料學，不肯荒廢所學。後來校政粗具規模，乃於一九四八年夏辭校長職務，專任機械系教授。自是潛心研究，著述益富，除高深論文數十篇外，更有《工程力學》、《材料力學》、《材料強度學》、《建築材料學》、《金屬物理學》、《工程材料學》、《最小二乘法》諸書刊行問世，均甚為工學界所重視。

程學術界不少頗負盛名的學者都出自其門下。他生活規律，身體素健，數十年未嘗罹疾病，不料竟因身強，反致病入腸胃而不知自覺，發病後施行手術，復元甚速。於是陸志鴻以即將退休，埋首實驗室加倍工作，以免退休後留有餘緒。七月後，舊病復發，於一九七三年五月四日竟歸道山，享年七十七歲。

陸志鴻治學嚴謹，學、問、思、辯之後，必繼之以行，進入實驗系統印証理論。因此，台大機械系理論與技術並重的學風，即由陸志鴻提倡實踐而來。早年，台大機械系試製半導體鎔鑄致成功，就是他主持指導完成的。所以，中國工程師學會於一九六九年贈以機械獎章，以示推崇其學術成就。其實陸志鴻在學生心目中，是經師也是人師，他勤於治學嚴於律己，忠於學術淡泊名利，足以師表群倫，執教五十餘年，造就學生數千人，近代國內外工

陸志鴻的夫人沈韞若女士畢業於嘉興女子學校高等科，育有六女一子。長女、次女、三女、五女均隨婿陷大陸，去世時，子及幼女隨侍在側，克盡孝道。（龔祖遂撰）

程滄波（一九〇三—一九九〇）

中央日報社社長
上海時事新報主筆

國大代表
立法委員

監察院秘書長

程滄波近代新聞界耆宿，曾任中央日報社長、上海時事新報主筆、重慶世界日報總主筆、香港星島日報主筆、上海新聞

報社長、軍委會秘書、中央政治會議秘書、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委員、制憲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監察院秘書長、江蘇監察使、聯合國新聞自由會議一九四八年日內瓦大會中國代表、亞洲國會議員聯合會第六、七、八、九、十、十一屆中華民國代表、新聞評議會主任委員、中國書法學會理事長、國立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委員。可謂畢生獻身新聞文化工作，亦為蔣中正總統身畔著名的文膽。

程滄波原名程曉湘，又名程中行，字滄波，以字行，江蘇武進人，一九〇三年（清光緒廿九年）生於武進縣故里，武進昔為常州，為江南富庶之地，魚米之鄉，人文薈萃，讀書風氣甚盛。程滄波受風氣影響，啓蒙甚早，於故里冠英高等小學畢業後，遵其父程景祥之命拜同縣遜清進士錢名山為師，讀經、習文、學詩，孜孜不倦，加之聰慧敏聞，好學強記，不數年奠下優異的國學基礎。十四歲後進入南洋中學，廣泛吸收現代科學，中學畢業後，先考進聖約翰大學，再轉復旦大學，主修政治經濟等益世濟民之學。在學期間即從事政論著述及編譯，介紹近代思潮，文章常刊於上海各報刊，受到蔣正文騰陳布雷

的賞識。大學畢業後，經陳布雷推荐任上海時事新報主筆，開始獻身新聞事業。時事新報是上海廿年代的大報，輿論影響力甚大，程滄波以一介青年而能主大報筆政，可見其才情之高。而當時的上海新聞界名筆如雲，如張季鸞、黃遠生、陳布雷、葉楚滄，皆一時之選，而程滄波能躋入此一陣容，非有傑出的才華不可。

一九二一年，程滄波赴英深造，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學習。抗戰期間亦曾一度赴英研修，對英國政黨政治有極深的研究。

程滄波於新聞界嶄露頭角，始於一九三二年，國民政府蔣委員長改組中央日報，派程滄波為社長，使廿九歲的他成了報業首腦。在新聞界領一方重鎮。而中央日報為國民黨黨報，也是全國性的大報。程滄波領導此一報社，自是責任重大。到任後，兢兢業業，宣揚政令，啓迪民智，鼓舞民心、提振士氣，頗著績效。一九三四年，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被捕受審，陳獨秀及其律師章士釗在法庭上的辯亂，十分犀利，國內南北方的輿論受其影響，聲援陳獨秀。程滄波見狀，親自執筆。以「今日中國之國家與政府」為題，撰文刊

於中央日報，嚴加駁斥，匡正視聽。行文流暢，說理清晰，辯駁鏗鏘有力，博得輿論極大的同情與支持，卒使陳獨秀屈服於法律。

由於程滄波能文，蔣委員長經常召見嘉勉，交付撰文或垂詢國是。一九三七年七月，國民政府於江西廬山召開全國談話會。蔣委員長決定針對「七七」蘆溝橋事件作嚴正聲明，程滄波受命撰稿，於三小時內草擬完成，文思敏捷，無人可及。此一全面抗戰宣言辭句精闢，有「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及「戰端一開，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犧牲一切之決心。」一九四九年蔣中正自總統職位引退謀和，其文告亦由他執筆，有「假令共黨自此覺悟，罷戰言和，拯救人民於水火，保持國家之元氣，使領土主權克臻完整，歷史文化與社會秩序不受摧殘，人民生活與自由權利確有保障，在此原則下，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馨香祝禱以求者也」。兩篇文告字字鏗鏘，發人深省，允為歷史不朽之作。一九七五年蔣中正崩逝，程滄波輓以「天下播哀音，萬里河山皆雨泣；人間痛孤露

，千秋遺愛感慈光！」具見其始終對領袖崇激之丹忱。

抗戰期間，程滄波一直服務於中央宣傳部，作蔣中正委員長的文膽，同時主持國際宣傳，說明中國抗戰在謀世界和平與國際福祉。一九四八年代表我國新聞團體，出席日內瓦國際新聞學會會議，於致詞時譴責日寇暴行，揭穿其侵華野心，博得全體與會代表熱烈的鼓掌與同情。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程滄波重回上海，任「上海新聞報」社長，新聞報為上海第一大報，人才鼎盛，程滄波領導員工倡導民主自由。論述憲政規模，成為正統輿論重鎮。可惜中共掀起內戰，上海於一九四九年春陷共，程滄波隨政府來台。

來台後，程滄波一度出任台北中央日報董事長，但大部分時間從事黨政。他雖畢生為新聞人，但黨政經歷也很可觀，一九三一年即當選立法委員，嗣後任中央政治會議秘書，抗戰時期擔任監察院秘書長、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勝利後奉派為江蘇監察使，負責江蘇及京滬二市的監察任務。一九四八年再度當選行憲立法委員，縱橫議壇，克盡言責。一九五一年當選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委員，嗣膺聘中國國民

黨中央評議委員。

一九四八年聯合國在日內瓦召開國際新聞自由會議，程滄波為我國首席代表，率團與會，會中對採訪及言論自由，提出新穎的意見，受到各國代表的重視。六十年代初期，亞洲國會議員聯合會成立，程滄波以立法委員身分與會，自第六屆時連任五屆中華民國代表，折衝國際議壇，多所建樹。

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新聞評議會議成立，程滄波被推舉為主任委員，任內擬訂各種道德規範，作為評議依據。他一再呼籲同業自律，諒解新聞評議會所扮諍友的角色，共促新聞事業臻於至善至美之境。程氏擔任此職長達十八年，國民黨中央以其推展新聞自律有功，於一九八八年他退休時頒贈實踐一等獎章。

程滄波文章傲世，詩詞的造詣亦高，尤長於書法，行書冠絕一時，筆走龍蛇，蒼勁有力，揮洒自如，卓然自成一家。在台期間，廣結翰墨緣，歷任中華民國書法學會理事長，曾率團參加日本東京「中華民國書法展」。參展時，並演講「書法之傳統與現代」，深受東瀛文化界之敬仰。程滄波自弱冠操觚，下筆千言，散佚

之文字無法搜集者十有五六，在渝在臺，曾選舊作，刊行《歷史文化與人物》及《時論集》，洛陽紙貴，傳誦一時。一九八三年，復選其得意之作六十九篇編印成《滄波文存》。此書於英國兩黨政治研究，有透澈的分析，書中臧否人物公正不阿。兼有對故交之懷念，尤對陳布雷備致欽敬，書末輯詩鈔與聯作，凡百數十首，雖屬小道而文采燦然。讀此書者，莫不以「擲地有聲」稱譽之。

作為一支健筆，程滄波對國家、對新聞事業貢獻良多，畢生嫉惡如仇，是非分明，不作鄉愿。不知者以為恃才傲物，實則是他的特立獨行，有所為有所不為。一九二四年，他與業師名儒錢名山次女錢雲藻結婚。錢女士係出書香世家，喜吟詠，著有詩集，不幸染患腸胃疾長達二十年，於一九七〇年病逝。續娶蘇州楊佩貞女士，賢淑貞靜間，終日操勞家務，使他得於晚年樂享家庭幸福。

程滄波一向生活規律，飲食有節，居有定時，加之研習外丹功多年，神情體健。不料於一九九〇年春末發現罹患心臟病，併發肺炎，乃入台北市忠孝醫院診治，未見起色，竟於是年七月二十一日溘然長

逝，享壽八十有八。膝下一子二女，子程逢源，畢業復旦大學法律系，任司法官，媳鄭羽，育有一女；長女程自華，畢業復旦大學經濟系，適徐光表，育子女各一；次女程昆華，旅美舊金山大學攻碩士，俱各有所成。（陳亞芳撰）

喬家才（一九〇六—一九九四）

軍統局督察室主任

財政部陝西緝私處簡任八級處長

山西肅奸專員

保密局北平站站長

國大代表

喬家才字華塘，一九〇六年（清光緒卅二年）三月廿六日生於山西交城縣義望村，其父喬克讓亦商亦農。經營有術，家境頗為富裕。其父對他的教育十分注重，四歲時即親自課授，五歲的喬家才已能背誦三字經、百家姓，親友譽為神童。六歲正式入學，就讀曹連第私塾，研讀四書五經，背得滾瓜爛熟，十六歲進入田家山高小學校，開始接受新式教育，十八歲考進太原私立平民中學，接觸時代新思潮，漸受革命感染，而有從軍報國之志，廿一歲

那年南下廣東，考進黃埔軍校第六期，畢業後，任部隊基層帶兵官。這時，他又感到自己學識不足，不足以擔大任，乃考進北平民國大學政經系，大學畢業時已廿八歲了。

喬家才大學畢業後，返回山西太原，任山西省立第一中學訓育員兼黨義教師，再轉任母校平民中學訓育員。一九三二年見國事日非，欲重理軍事舊業，乃赴杭州

晉見戴笠，遞交工作計劃書和預算，獲戴笠賞識，從此踏入國家情報工作，被派赴太原任情報員，工作三年，成績特優，考績被評為第一。以後歷任軍統局督察室主任、晉東南站站长。一九四三年，調任財政部陝西緝私處簡任八級處長。繼而先後出任軍統局華北辦事處主任、第一戰區晉冀豫邊區黨政軍工作總隊少將總隊長、中美合作所綏遠第四訓練班副主任、中央警官學校北平特種警察訓練班副主任、山西肅奸專員、保密局北平站站长。一生服務黨國數十年，歷任多種不同職務，皆能創造佳績，獲致讚譽。抗戰勝利後，喬家才再回山西，角逐交城縣國大代表，高票當選，於一九四七年赴南京就任，任內選舉蔣中正為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並制訂

中華民國憲法頒佈實施，參與民主憲政建設。

喬家才秉性剛烈，嫉惡如仇，堅持正義，於北平任保密局情報站站长時，遭奸人陷害，被保密局當時的當權派逮捕入獄，繫獄近十年。被以囚徒的身分輾轉押解來台。直到鄭介民將軍接任局長，簽報蔣中正總統代其鳴冤，始得平反，恢復自由，於一九五七年四月廿一日獲釋。

喬家才出獄後，隨即被派往香港擔任督導，中共獲悉後，派他的好友徐立名持他家人的照片至港，進行策反，使喬家才親情、國事難以兼顧，乃報告保密局局長張炎元批准回台，出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

晚年的喬家才，勤予寫作，著有：「關山煙塵記」、「戴笠和他的同志」、「鐵血精忠傳」、「海隅叢談」等書，文字流暢優美，內容多采多姿，刊行以後，洛陽紙貴，膾炙人口，香港私立美江大學認為是最佳的報導文字，提交校務委員會學位鑑定組審查通過，贈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

喬家才同時也是「山西文獻」雜誌的編輯委員，介紹三晉文物，每期均有著述

，使讀者藉其文字認識三晉文物風紀。

出身軍旅的喬家才身體素健，臨終那天尚與友朋暢敘，餐後欣然送客，未有倦容，不料於中宵溘然長逝，無疾而終，高齡八十九歲。（王培堯撰）

楊三郎（一九〇七—一九九五）

台灣藝壇大師

楊三郎台灣藝壇大師，台陽美展主將，專長油畫，筆力雄偉，氣勢磅礴，屬藝壇開創式的人物。

楊三郎，台北市人，一九〇七年十月五日生於台北艋舺（今萬華），出身書香世家，其祖父楊克彰為台北宿儒，精通經學詞賦，其父楊仲佐，字嘯霞，有艋舺才子之稱，「十五能文，二十能詩」，為台北地區著名的騷客，著有「網溪詩集」、「網溪詩文集」。楊嘯霞同時也是聞名全省的園藝家，以培蘭植菊自娛，自理的「網溪別墅」，清雅宜人，佳趣天成，名聞遐邇。日據時期，鄉里賢達及日人政要慕名往訪者絡繹不絕，特別在菊花盛開時，滿園魏紫姚黃，美不勝收，每日往觀的人潮，有時多達五、六千人。

楊三郎受儒雅家風的影響，自幼對美的事務非常愛好。

一九一五年進入艋舺公學校（現在的老松國小），與農學博士、前行政院副院長徐慶鐘為座位相鄰的同學。他在小學時代，就顯露出繪畫的興趣，時常喜歡在牆壁、黑板及可以到手的紙張上塗鴉遊戲。繼而在上、下學途中常經過當時的臺北博愛街上的小塚文具店，看到櫥窗裏陳列著名家的油畫作品，深深受到吸引及感動，乃萌生將來想當油畫家的念頭，並私下積極準備。一方面加倍努力學習日文，另一方面把零用錢及壓歲錢儲蓄起來。由於其父盼其克紹箕裘，承繼儒業，未允其從事美術專業研究，但他基於藝術熱忱所驅使，乃在高等小學畢業後，私搭輪船赴日本京都習畫，他的毅力及行動終於獲得家人諒解並予以支持，使他順利進入京都美術工藝學校學習，後再轉入關西美術學院專攻油畫。楊三郎留日期間非常的用功，除在課堂的繪畫課程全力以赴外，還充分利用課餘時間私下作畫或出外寫生。

地理環境的感染，使楊三郎漸漸迷上戶外雲遊寫生的嗜好，此一嗜好使他對風景畫研究，獨具心得，也能順乎其然的領會流傳到日本的歐洲外光派及印象派的光影奧妙。

在京都透過世界名作的觀摩，名師的指導，學院嚴肅環境及京都文化氣氛的薰陶，促成楊三郎堅毅的藝術生命，步向穩健的茁壯成長。

一九二七年，日據當局經過周密籌備的官辦美術大展——「臺灣美術展覽會」正式舉辦，這是臺灣文化界的一件萬方矚目的大事。其父楊仲佐乃將「臺展」成立的消息寫信通知遠在京都的兒子，並極力鼓勵他出品參展。楊三郎接到父親來函，即將旅行中國大陸寫生的作品「復活節的時候」，包裝寄回臺北參展，榮獲入選，並受到官方的激賞及購藏，得款七十五元，令家鄉父老喜出望外，也改變了家鄉父老原先對美術的冷漠態度。從此楊三郎踏上欣欣向榮的繪畫前程。

還在學校當學生的楊三郎，不但在島內日據官方大展中表現優異，也順利入選了當時日本三大展覽之一的「春陽展」。一九二九年，楊三郎第三度寄作品回臺參加「臺展」，更上一層樓的榮獲特選，並於該年畢業於關西美術院，載譽歸鄉，成為當時臺灣美術運動最傑出也最有活力的先進之一。回台後的楊三郎，積極投入在野的美術運動，成為當時最具水準的民間美術團體——「赤島社」的中堅。

由於視野擴大，自我要求提昇，楊三郎決心再到世界藝術首都的巴黎，接受更深的磨練及深造。在慈父、賢妻的鼓勵，以及社會賢達楊肇嘉與張聘三的嘉勉支持下，楊三郎於一九三一年遠渡重洋，到達法國的巴黎，置身此一充滿燦爛藝術氣息的大都會，展開新的藝術研究之旅。他聚精會神於美術館的觀摩研究及法國的風景寫生，使他的油畫創作風格日益明朗。

留法期間，他馬不停蹄的旅行各地寫生，領會歷代大師傑作中的色感與筆勢，注入自己的感性，寫意的描繪著他所取材的風光景物。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的短短兩年中，其創作量非常驚人，共完成了兩百多件的作品，並於一九三二年提出作品入選法國秋季沙龍大展。有了這些豐碩的成果，使他滿懷信心回到臺灣。他首先在教育會館舉行盛大個人展覽，接著轉往日本展出，均獲得了成功及佳評，被

推薦為「春陽會」的會員。另一方面，他更在第七、第八兩屆的「臺展」上連得特選，到了第九屆的「臺展」，躍進為「推薦畫家」。（推薦制度於第六屆創設，以提昇優異的畫家。）

一系列的榮譽及收穫，使楊三郎在藝壇的聲望與日俱增，更使他的美術運動的天賦及潛力日趨成熟。加上他為人慷慨好客，交遊廣闊而又幹勁十足，使他在人際基礎的美術活動中，成為最具號召力的領袖人物。當時他家居大稻埕，剛好是當時新文化運動的中心社區，自然與文化界的各路菁英往來密切，大家共襄盛舉，把大稻埕經營成新文化運動最熱門的舞臺。例如新文學運動的張文環與王井泉，新音樂運動呂泉生、李金土，新戲劇運動的張維賢等，均與楊三郎有深厚的友誼。

楊三郎在日據時代的新文化運動中，最大的貢獻，是主導了當時民間最大也最具影響力的美術團體——臺陽美術協會。「臺陽美協」自一九三四年成立，次年開始，每年舉辦展覽，除了基本會員外，更公開徵募作品，經嚴格的審查挑選後，與會員的作品一同展出，以推廣風氣培養新人。後來並進一步搜集已逝世的臺灣先進美

術家的作品，舉行紀念遺作展。經常巡迴島內各大都市展出，吸引了許多後進的畫家，使參展的作品大量增加，帶動了踴躍的觀眾，使「臺陽美協」及其展覽，無形中成為承先啓後的民間美術運動的主流。這項展覽運動從一九三五年一直持續到一九四四年告一段落，總共舉行十屆，培養無數的青年畫家，也推廣了社會的美術風景，影響深遠。

一九四五年台灣重回祖國懷抱，楊三郎秉諸其一貫的藝術熱忱，創辦台灣省美術展覽會，延續台灣美術發展的命脈。一九四八年，他重組「台陽美協」，恢復台陽美展，持續推動民間美術團體的展覽運動及社會功能，此兩大美展，一直運作不輟。

楊三郎的個人創作，成就非凡，在歷經半個多世紀的創作耕耘，他創下了數量相當驚人的油畫作品，色彩瑰麗，筆勢雄渾，畫面肌理豐富而紮實。作品廣為社會各階層人士及各美術館、文化中心等機構所收藏。另外，他也自費建立了一座頗具規模的私人美術館，陳列了他生平最大與最好的代表作，供社會大眾觀賞。

由於他在美術創作及美術運動方面的

卓著貢獻，而廣獲各種榮譽及名銜，他先後獲得國家文藝獎的貢獻獎、國家文藝獎章，及油畫創作成就獎等。

楊三郎於一九九五年病逝，他生前曾發豪語：「人到老年就進入與藝術相搏鬥的階段！」他身體力行，到了白髮蒼蒼的晚年，仍然上山、下海，到處奔波取景寫生，奮力作畫不懈，直至離開了他熱烈生活將近九十年的人間。（黃金文撰）

陳繼賢（一九一五—一九九八）

北平國民學校校長

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

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

陳繼賢，祖籍河北省慶雲縣人，生於民國四年六月十二日。陳家為慶雲望族，父親陳幹傑（字慶餘），畢生維護地方治安，推行團練頗著成效。抗戰軍興以團練為基幹，組成抗日敵後武裝力量，收效至宏。母親于太夫人勤以律身、儉以持家，助夫賢聲聞名遐邇。膝下僅有繼賢及長兄鎮華君二人，北平陷落後，繼賢隨夫調職南京。

繼賢深受國家培植，畢業河北省立第

九師範，服務教育界並兼修政治經濟、學有專精，一九三七年民國廿六年與同學王濟普相戀結婚，夫唱婦隨，恩愛逾恆。時值抗日戰爭時期，夫婦分途從事愛國工作。王濟普隨同中央憲兵部隊西遷陪都重慶，繼賢則返故里與父兄從事敵後抗戰游擊工作，實現救國救民之志願。

民國三十年王濟普任重慶首都憲兵隊長被上級征調潛返原籍，任職黨務督導專員並傳遞地方游擊組織「確保實力，配合反攻」，但未免全功，而繼賢隨夫君同返重慶，復派豫西黨政軍組織工作，其間先後生津寶、戰郡兩子，不幸在豫西被傳染病毒而夭折。

勝利返鄉繼賢被征召為北平新立國民小學校校長及北平小學校長聯席會主席，旋於三十七年以高票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直至第八屆大會時被推選主席團主席以迄退休。

繼賢溫恭端莊，善良明義，已實至名歸矣。僅以三事予以認證：

(一) 忠以愛國——繼賢擔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並膺選第八屆大會主席團主席，在此期間，除對憲法所賦予之職責，認真執行外；尤對有利民生之議案，特別重視。縱

然案非自己所提，但必趨向連署，大力支持，用心實踐「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之理念。

(二) 和以齊家——山高雲不礙、水長靜無聲。繼賢相夫教子之美德，有口皆碑，除克勤克儉、襄助良人發展事業外，對於子女之教育，所謂關懷備至，具體言之，每位子女，自接受幼稚教育起至大專畢業止，舉凡在校之活動，諸如母姊會、家長會等，即使有他事在身，亦必親自參與，用以激勵子女能好學、能上進、能學成、能造福社會。

(三) 敬以待人——繼賢之風度高雅，人品高潔、在鄰里間、在同仁間、在朋友間、莫不和睦相處，而毫無驕縱之氣，日常言談之間，祇讚人之長，絕不道人之短，尤可貴者，繼賢以大姐自居，而將為如何鍛鍊身心，如何維護健康等，或以書面示知、或以口頭、電話相告老友，古人云「與朋友交久而敬之」一語，繼賢力行當之無愧。

繼賢現有子女三人，長子王厚德畢業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為合格美國會計師及外貿投資銀行副總裁等職，長女王愛玲任職美國普天壽房地產公司，次女王曼玲畢

業美國紐約州立皇后學院，暫以居家照顧幼兒，蘭桂齊芳、青雲直上，一門俊秀和樂融融。

繼賢身體素健，不幸於八十七年九月九日因感心臟不適，進住台北市中華開發醫院治療，迨至翌日下午突發心肌梗塞症，經醫護人員全力強救，夫婿王濟普及子女均隨侍在側，終以強救無效，與世長辭，繼賢生平懿德母儀，永垂典範。（康僑撰）

瓦特（一七三六—一八一九）

英國大科學家

蒸汽機發明人

幼有異秉與眾不同

瓦特名吉姆斯（James Watt），英國大科學家，蒸汽機的發明人，為十八世紀工業革命肇始的先驅人物。

瓦特生於格林諾克（Greenock），幼時身體羸弱，患有頭痛症，整日依在母側，不能獨自到校求學。然而瓦特生性好學，雖體弱仍不廢求知，里鄰以「書癡」視之。而瓦特自幼即與眾不同，天賦異稟不

時流露，致無法與群兒一同嬉戲。有一天，其母帶他和其兄約翰往訪格拉斯哥（Glasgow）的朋友家，臨去其母之友堅請帶走瓦特，並說：「你的兒子健談，常常徹夜不休，說得娓娓動聽，使一家人屏息靜聽，不能睡覺，如留他在此，我又要失眠了。」瓦特的姨母妙爾海夫人（Mrs. Murthead）有一次責備他說：「吉姆斯，你太懶了，不讀書也該做些有益的事。這一段時間，你一言不發，只是時啓時閉煮水罐，或用湯匙傾入沸水，如此只知玩耍，能不羞愧嗎？」其姨母不識雋才，其實瓦特正在藉此思考問題而已。

大學校園自我摸索

十五歲時，瓦特開始研究自然哲學及解剖學，也作化學及電學實驗。他的父親擁有一座器具製造廠，瓦特很感興趣，因為廠內能製出許多種器具供船舶使用。由船舶接觸到航海，瓦特遂開始學習使用天文儀器、望遠鏡及象限儀等，開始對天文學感興趣。

後來，其父經商失敗，家產蕩盡。瓦特不得不提早踏入社會謀生。十八歲時前往格拉斯哥學習算學儀器，因他叔父是大

學教授，由叔父援引至倫敦，學習製器，成了學徒。兩年後出師，自費設立了一製器所，因與人發生糾葛，經營無以為繼，只好關門，由友人介紹至大學校園擔任修理校中用具的技工。

瓦特身在大學校園，卻未一日曾隨班附讀，所獲知識全靠自己摸索，由自製深具學理的器具而進窺科學堂奧。後來校園中的大學教授們發現瓦特學問淵博，爭相引為益友，和他討論科學疑難。

承襲前輩製成汽機

瓦特最初的興趣在汽機製造。在他之前已有數位先進人物試製汽機，但均窮困失望，敗興而罷。

法蘭西機師德戈（De Gaus），一六一二年僑居英國，首次以火熱燒貯水器，再以垂直管深入器底，可使水升入管中，倘熱力極大，可逼水從管中冒出。

四十年後，沃斯特侯爵（The Marquis of Worcester）製成水春，為其一百項發明之一，此春用汽舉水至高處，然後落下，可以藉以春物。沃斯特欠英國國王五十萬金，不願為錢治事，窮困以死。

一八六二年，模侖得（Sir Samuel

Worland）開創出新技術，用汽代替機械力，此技術類似襲德戈的實驗。到了瓦特手裡，他先測定汽之體積二千倍於水。瓦特為此發現之第一人。在瓦特以前，用汽舉物始於一六九〇年的法國機師巴班（Papin），巴氏客居英地，用活塞入直管，使汽推動至欲用的機械，瓦特擬製一舉重機，用器以得真空，其法先用火熱圓筒（Cylinder），然後去火，則筒中的氣凝聚而出現真空狀態。當時，瓦特未實用他的發明，直到凝汽與傳動二原理大明後，才開始使用。

一六九八年，學者薩物雷（Captain Savery）致力蒸氣學，此一學問始有進步。瓦特有一日偶以熱管注入冷水中，水立即從管中冒出，他遂用此理從低處舉水而製成吸水筒，以後瓦特對吸水筒作了許多改良，惟終未能成大效。

到了一七一八年，德薩居立博士（Dr. Desaguliers），以冷水細流射入器中，以凝密薩物雷吸筒中的汽，同時有紐科門（Thomas Newcomen）製成紐科門機，此機器用巴班汽生真空的原理，益之以薩物雷凝汽的技術，機成頗為有用，可以吸出深礦積水，然費煤過多，尋常工業用者寥寥

無幾。

一七六四年大學校園中得舊機，促瓦特修理，瓦特的汽機事業乃從此開始。瓦特思維精密，未修理機具前先考慮機器的性質，潛心研究，卒發現很多原理，熱力施於受壓水的作用，亦於是時確定。他的結論是紐科門機最大的劣點，乃在啓動之後，須冷卻圓筒，然後可使汽凝密。乃分凝密器與圓筒爲二。而解此困難，又使圓筒溫度每次動後仍維持攝氏二一二度的熱度，如此不特省煤四分之三，且因筒中真空完密而所得到的機力亦大大增加。瓦特欲使機中活塞不透空氣而又不礙行動，而有第二發明。紐氏未嘗用汽的漲力而瓦特用之，以代空氣壓力推動活塞，凡此皆爲瓦特發明汽機之原理。不過，瓦特享大名，不止汽機，此其製機之功亦非尋常發明家所得望其項背。

研究樂理自製風琴

瓦特的才能，不僅製汽機而已。有人請他修理長管風琴，他卻能進一步研究樂理，於樂聲的波動頗有心得，乃自製風琴、手箏等樂器，用的人齊聲讚美。他曾爲人製長管風琴，價值萬金。又發明投影畫

機。一七六九年受格拉斯哥市長之聘，關建十九里長的運河，以輸出附近的煤產。此任務完成後，瓦特被尊爲優良工程師，可惜他拙於經紀。此後數年，他數次受聘造橋治河，都有成效。一七七〇年創議以螺旋推動器移動河舟。一七七二年，發明一種時計，量微尺也在當年完成。一七七四年，改良測繪用之四分儀及他種儀器。一七八四年發明汽動錘鐵路機車，未幾又有消煙器的製造。自是而後，乃專力於汽機事業。水爲氫氧原子化合的說法也是瓦特的發現，這些知識皇家學會書與愷文迭喜之書，同時刊於社中的哲學報。

成就非凡學者攀交

瓦特爲人謙虛，以懶怠自居，寧面對艱鉅而不計較報酬。爲人熱忱，易受感動，可爲好友兩肋插刀。而他的朋友都佩服他的品格與技能，推舉他爲美國皇家學會會員。他又曾以法學博士學位被推薦爲法蘭西學會會員，法蘭西學會資格不輕易給予外國人，外國人會員僅八人，瓦特爲其中之一。瓦特於一七六三年娶瑪格麗特·密勒爲妻，相處十年妻卒，遺有一子一女皆早夭。瓦特卒於一八一九年，年八十四歲。（張明文撰）



英國大科學家瓦特